

《在天台上冥想的蜘蛛》

著作權人 | 潘惠森

角色：

張天 男，三十八歲，挖水溝工人。

陳露 女，三十二歲。

小燕 女，二十六歲，替身演員。

阿督 男，二十七歲，搭鷹架工人。

茶果嶺姓潘的 撿破爛，賣二手家具的人。沒有實際出現在舞台上。

1

（夜。天台。張天和陳露。陳露看望遠鏡——那是一部有腳架的望遠鏡。張天繪圖——那是一張有腳架的繪圖桌）

陳露：30NW加4。

直對 RH 內轉 square twenty-five。

two sixty-five sixty-five one one zero point sixty-five。

斜角，逆反，內旋，定向，橫移，平底，方側，去邊，向東。

EGF，QCF，FCB，CBF，WWI，PPC，NCRH，HKCC，LCSD。

……黑面……紅底……有毛……八隻腳……

張天：你再說一次？

陳露：向左上角移動 4cm。

張天：喂，我沒辦法過去啊。

陳露：動作完成。

張天：怎麼做呀？我就沒辦法完成……

陳露：你自己看吧。（張天看望遠鏡）

張天：嘩！

陳露：厲害吧？

張天：好大一隻蜘蛛？！

陳露：它有八隻腳。

張天：從哪兒來的呀？（陳露看望遠鏡）

陳露：每隻腳都有毛。

張天：沒道理在一間銀行裡面，會有那麼大的一隻蜘蛛啊。

陳露：動起來像一隻大閘蟹。

張天：他們的保全沒道理看不到啊。

陳露：開始噴了……

張天：如果這事都能發生的話……

陳露：一條一條就這麼噴……

張天：他們的保全系統一定有一個很大的漏洞！

陳露：嘩，排山倒海……

張天：是甚麼漏洞呢？

陳露：簡直像是瀑布……

張天：有沒有這麼誇張啊？

陳露：你自己看哪！（張天看望遠鏡）

張天：咦，還真是哎……

陳露：……

張天：整個就是一個八卦陣啊……

陳露：有人上來了。

張天：……

陳露：一個陌生男人。

張天：多高多大？

陳露：H-175，Y-27。

張天：危險度。

陳露：3R2。

張天：位置。

陳露：TNUA，NTUA。

張天：強度。

陳露：幾級？

張天：……等到他敲門之後再決定。

（等）

（敲門聲）

張天：八級。

（張天找了一個遮蔽點。陳露開門）

（阿督上）

阿督：哈哈哈哈哈，是你啦是你啦一定是你……

（張天與陳露突然出手，狂打阿督）

（小燕上）

小燕：嘩！你們幹什麼呀？住手住手！

眾人：……

張天：認識的？

小燕：（對阿督）我跟你說了敲門要三長兩短，你有沒有聽我說呀？

陳露：是兩長三短。

小燕：是嘛？

阿督：哇……操你媽戾你他媽真是……

小燕：I am sorry.

阿督：需要打這麼狠嗎？

小燕：我們的暗號能不能精簡點？別弄得這麼複雜行不行？

張天：叫什麼？

小燕：他叫阿督。

張天：阿督？

小燕：他叫張天。

陳露：督啥（台語發音「督」意為刺或戳，依使用方式或有性暗示意味）？

小燕：這個叫陳露。

張天：她問你督三小（台語）？

阿督：無三小，就是叫阿督，不夠啊？

張天：（對陳露）確認他身分。

（陳露取出記事簿記錄）

張天：身份証拿來看看。

阿督：不用了吧？

小燕：他要你就給他，你又不是沒有，健保卡也有吧……

（阿督交出身份証，張天接過，交給陳露）

張天：登記他。

（陳露接過身份証，記下資料後，進行鑑定）

（阿督拿出另一張証件）

阿督：這張要不要也順便登記一下啊？

小燕：你是有幾張身份証啊？

阿督：這是營造業職業技術證明卡。

小燕：丟了吧！

阿督：什麼丟了吧！這是我的技能檢定合格證啊你懂不懂？不是每個搭鷹架的勞工兄弟都有的啊，你看看你看看，（取回證件，讀）「茲證明下述人士獲頒授職業培訓局及建造業培訓中心聯合簽發之建造業職業技術證明，具備擔任該類別技能工作之資格」（費勁巴拉的努力讀出同樣意思的英文版）This is to certify that the named person has been awarded a construction trade test certificate jointly issued by the VTC and the CITA. He is a competent worker in the specified trade. 姓名 Name，黃小督 HUANG XIAO DU 。

張天：（當阿督讀他的英文履歷時，張天問小燕）你怎麼找這種咖小（台語）回來？

小燕：我覺得他挺好的，

張天：你是用什麼標準？

小燕：他一看就是能吃苦的，

張天：你到底明不明白我們的需要？

小燕：人又老實。

張天：你看他你看他……

小燕：他有時候不是這樣的。

張天：有時候？

小燕：大部份時候他都是沒問題的。

張天：地雷埋在地下啊，大部分的時候都是不會爆炸的，那你會不會埋這麼一個在自己家裏啊？

小燕：我在萬華賊仔市（台語）挑了好久了。

張天：賊仔市？

小燕：我都沒有挑賊仔市那些賊仔。

張天：你沒挑賊仔挑了一個掉漆的（台語）？

小燕：還有些白目。

張天：你真的很糟糕（或沒用）。

小燕：那些白目腦子都是空的，裡面什麼都沒有。

張天：你說你自己嗎？

陳露：（對張天）這張證是假的。

張天：……

阿督：曄，你真厲害，我每天讓警察查身份證都沒事，你就這麼瞄兩下就看出來

了？

張天：（對小燕）趕他出去。

小燕：他能做事不就行了，你管他身份證是真是假？

張天：趕出去！（台語）

阿督：我薪水要求不高。（似乎可以補上「只要22K就好。」）

張天：趕出去！

陳露：他出去之後，會不會洩漏我們的計劃？

張天：趕回來。

小燕：他一直都沒出去啊！

阿督：OK，我加班不算錢，算責任制。一天廿四小時，我全給你，總之你要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

張天：叫你跳下去你跳不跳？

眾人：……

阿督：好。（阿督爬上圍欄，跳下）

張天：Oh, my God！（眾人圍上圍欄下望）

陳露：嘩，好高啊。

小燕：黑嘛嘛，什麼都看不見。

陳露：（看錶）如果算上風速，他現在應該飄到十樓了。

張天：放條繩子給他！

陳露：九。

小燕：搭電梯會不會快一點哪？

陳露：八。

張天：繩子呀！拿繩子啊！

陳露：七。

小燕：哪裡有繩子啊？

陳露：六。

張天：找啊！

陳露：五。

小燕：這條行不行？

陳露：四。

張天：這三小（台語）？

陳露：三。

小燕：橡皮筋。

陳露：二。

張天：橡皮筋！？

陳露：一。

小燕：我就這一條。

陳露：完成。

陳／小：……

（阿督從圍牆的另一邊，或任何出人意表的地方出現）

阿督：我肯定這堵牆是偷工減料的，這麼難爬呢。

（第 1 場完）

（三日後，夜。天臺上有一個正在蓋的鷹架。小燕在一旁沉思。張天帶著他的繪圖桌入）

張天：咦？

小燕：喂。

張天：這麼早來呀。

小燕：想想事情嘛。

張天：你還會想事情？

小燕：動動腦嘛。

張天：不用也是浪費。

小燕：反正還沒死。

張天：吃了沒？

小燕：早上吃了。

張天：那就行了。

小燕：……

（張天打開他的繪圖桌，在桌上吃便當）

張天：五十塊錢一個便當，連一點青菜都沒有，跟香港人賣得一模一樣。

小燕：……

張天：多拿一包紅茶還說要加五塊錢，這是什麼世界啊？

小燕：……

張天：不如去搶。

小燕：……

張天：去搶好啦，飯都不用做，醬油都省了，多好！

小燕：……

張天：不好意思，我現在要搶劫，給我五塊錢。你說多麼容易，連一句謝謝都不用說。

小燕：……

張天：五塊錢，沒理由不給嘛，難不成為了五塊錢跟你拼命？

小燕：……

張天：一個五塊、十個五十、三十個就一百五，一百五剛剛好夠買三個便當，一整天都解決，連消夜都不用愁。

小燕：……

張天：吃完飯之後做什麼好呢？

小燕：……

張天：你四周看看，萬家燈火呀，每個人吃飽飯之後，還有什麼事可以做的？沒有，就是沒事幹吶！哎喲，真可憐！

小燕：……

張天：你看看對面那個阿伯，對面數過去第四個窗子，窗框上掛了一條三角褲的那個，他現在是不是在開冰箱門？多無聊啊。

小燕：……

張天：每天晚上都這樣，我數過，每天晚上一到這個時候，他就開冰箱門，他能

連著開一百六十八次，多無聊啊。

小燕：……

張天：進客廳、坐下兩秒、然後站起來、進廚房、開冰箱門、看一看、然後再關上，他一晚上就幹這麼點事。

小燕：……

張天：我肯定他過去三十年都是這樣，未來三十年也會是這樣。

小燕：……

張天：這是瘟疫，沒救的了，你到處看看，家家戶戶都這樣：坐下、站起來、進廚房、開冰箱、看一眼、關門、出去，坐下、站起來、進廚房、開冰箱、看一眼、關門、出去這一輩子就幹這麼一件事。

小燕：……

張天：這種生活問題大了。

小燕：……

張天：問題就在於——

小燕：你真覺得OK？

張天：……

小燕：對面呀。

張天：……

小燕：你真覺得我們能到對面去？

張天：你蹲在這裡一晚上就一直想這麼一個問題？

小燕：我有點兒懷疑。

張天：我最欣賞你的就是這一點，盡是想一些連白癡都懶得想的問題。

小燕：好像不太可能吧。

張天：一百年前有人跟你說可以上月球，你也不會信嘛，是不是？

小燕：但我們現在說的不是一百年後的事情啊。

張天：一百年和一小時是一樣的嘛。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一小時之後這世界會變什麼樣。

小燕：怎麼樣都不會長翅膀出來吧？

張天：……

小燕：我是說我啦。

張天：喔，你說的是你。

小燕：你我就知道了，你或許可以……

張天：是你就不要說我。

小燕：但是我不可能長翅膀出來呀。

張天：你真的吃了我不少雞翅膀。

小燕：如果從進化論的角度來看呢，我也可能……

張天：你跟我講進化論？

小燕：但我肯定那不會是一小時之內的事。

張天：你憑什麼跟我講進化論？

小燕：一隻蝌蚪呀，也不可能在一小時內，進化成一隻青蛙呀。

張天：進化論英文怎麼說你會嗎？

小燕：從這裡去那裡，難道你會飛嗎？

張天：你不會講就是還沒進化。

小燕：就算要飛也得需要一百年哪，這是進化論的問題。

張天：你自己都還沒進化呢，你就跟我講進化論？

小燕：我們現在還沒到那個階段呢……

張天：你說完沒有？

小燕：我們只不過是想做一件事。

張天：說完就閉嘴。

小燕：如果我們還沒進化到這個階段，有沒有別的選擇呢？

張天：這個不是進化的問題。

小燕：……

張天：這個是意志的問題。

小燕：意志的問題……

張天：你有意志就什麼都可以。

小燕：意志需不需要邏輯呢？

張天：你現在是要跟我抬槓？

小燕：我跟你抬槓？

張天：你跟我講什麼邏輯？

小燕：我跟你講意志。

張天：講邏輯的話你也不應該在這裡。

小燕：你這是什麼意思？

張天：你認為呢？

小燕：是不是不讓我加入啊？

張天：我沒這麼說。

小燕：你講我也不怕。

張天：你怕嗎？

小燕：你第一天認識我啊？

張天：……他又開始開冰箱了。

小燕：吃一塊雞肉行不行？

張天：雞屁股。

小燕：雞翅膀啦？

張天：雞屁股。

（小燕從便當拿出一塊雞吃）

小燕：挺好吃的嘛。

張天：當然啦。

小燕：骨頭都是酥的。

張天：五十塊錢一個便當啊。

小燕：今晚不用加班嗎？

張天：你要吃就少廢話。

小燕：加班有加班費哦。

張天：別跟我談錢，你幾歲？

小燕：你幾歲？

張天：你再說我讓你吐出來。

小燕：大家這麼熟，說兩句都不行啊。

張天：上來這個地方，我不想談私人的事。

小燕：……

張天：私人的事有什麼好說的？（同前）

小燕：再吃一塊行嗎？

張天：你今年幾歲呀？做什麼的啊？結婚了沒？有沒有小孩？一個月能賺多少？
買房子了嗎？這些東西是完全沒有意思的。

（小燕拿雞肉吃）

張天：你從這裡看出去，不管你往上看還是往下看，你都找不到一個意思。

小燕：那也是。

張天：所以我們不要談personal。

小燕：我們要談意思。

張天：沒錯。

小燕：怎樣才有意思呢？

張天：意思的意思就是，我們要把自己從一個私人的世界解放出來，重新建立一個空間，在這個空間裡面，我們沒有年齡、沒有職業、沒有收入、沒老爸沒老媽……

小燕：這麼絕？

張天：但是我們有目標，我們可以為自己創造一個大方向。look，你看看這裡……
what a wonderful world（經典老歌）……

小燕：你介不介意我再多吃一塊？

張天：你聽……

（小燕拿雞肉吃）

張天：什麼雜音都沒有……你只聽得到自己的聲音……還有一隻蜘蛛……從對面傳來一隻蜘蛛的聲音……你聽得好清楚……是一隻蜘蛛的脈搏…… 啪、啪、啪，自己也啪、啪、啪……它跟著又啪、啪、啪……我又回應它啪、啪、啪……

（阿督入，抱著一大堆竹子，掉在地上）

阿督：嘩！……這世界太艱苦啦！……我轉了十幾圈才撿到這麼一點點，還差點被狗咬啊，你知不知道？……我跟牠說呀：「我說哎，好狗不擋路啊。」可牠非要跟我過不去……我操你媽的我出腳就踹，可牠太屌了，牠會閃。但是呢，牠能閃我第一腳，可是，牠閃不開我第二腳。因為，我第二腳是飛踢，牠怎麼都想不到我會飛踢，可憐吶，踢得牠腦袋歪倒在一邊……

張天：你吃光了我的油雞？

小燕：咦，還真的哎……

張天：我這盒油雞飯你吃光了我的油雞？

小燕：怎麼會這麼少呢……

張天：你吃光我的油雞連蔥薑都吃完了？

小燕：塞到牙縫了……

張天：你吃光我的蔥薑就剩下一盒白飯給我？

小燕：我吃飽啦……

張天：五十塊錢買一盒白飯？

阿督：白飯我也很喜歡吃。（阿督吃飯）

（手機響，張天取出手機）

張天：喂……你現在在哪？……還沒出門？……那我怎麼做事啊？……你的望遠鏡呀，你不帶那個望遠鏡來我怎麼做事啊？……你們是不是做事的呀……什麼？……又是那個香港潘先生？……他現在收什麼錢？他有什麼資格收我的錢吶？那個冰箱門啊，打不開的，我開了一萬多次都打不開呀，你叫他別走我馬上來……我打不開冰箱門是給我裝笑仔呢？他從哪裡撿回來的？撿也撿個好的呀，所以我就說他完全沒方向，東南西北他都分不出來，怎麼可以收我的錢吶……你叫伊賣走，我馬上來跟他講清楚……

（張天下）

（第3場完）

（距上場約數分鐘。阿督站在圍牆上搭鷹架）

小燕：嘩，你挺有效率的嘛。

阿督：現在都講競爭力嘛。

小燕：我是說你吃飯。

阿督：大家都爭你不爭，會被社會淘汰的。

小燕：一個便當不到三分鐘就嗑光了，你哪來的啊？非洲啊？

（阿督唱客家歌謠）

小燕：喔，你客家人啊？

阿督：我不是。

小燕：你不是？

阿督：我師傅是。

小燕：我是問你。

阿督：他好厲害的啊他。

小燕：不要騙我。

阿督：他什麼歌都會唱。

小燕：是不是客家人？

阿督：他唱英文歌更厲害，有一次啊，他唱到整個鷹架都倒了，你信不信？

小燕：（撿起一枝竹）你有沒有試過搭鷹架的時候被人打下來？

阿督：我當時正好到旁邊去撒尿，撒完回來一看，幹，整個工地怎麼像個核爆現場，靠，真是大難不死啊那次……

（小燕用竹子掃向阿督）

阿督：嘩！你幹什麼呀？（小燕繼續向阿督攻擊）喂，這可不是鬧著玩兒的！

小燕：你說你是不是客家人？

阿督：你把竹子放下……

小燕：是不是？

阿督：你這麼個鬧會鬧出工安意外的知不知道？！

（小燕繼續向阿督攻擊。一輪閃避之後，阿督終於找到一個機會跳下天臺地面）

阿督：夠了吧你？！

小燕：夠啦。（阿督一鬆懈，小燕又向他攻擊。阿督被逼至避無可避）你是不是客家人？

阿督：……不是。

小燕：……

阿督：……

小燕：早點說嘛，看你也不像啊（放下竹子）。

阿督：你跟客家人有仇啊？

小燕：沒有呀。

阿督：那你……

小燕：看看你有沒有騙我嘛。

阿督：……

小燕：我最恨人家騙我。

阿督：……

小燕：明明是又說不是，不是又說是，有事說成沒事，沒事說成有事。

阿督：我騙你？

小燕：我不介意的那些你騙我沒關係，但是我介意的那些你不要騙我嘛。

阿督：我為什麼要騙你啊？

小燕：去年呀，我去一間飲茶（粵語）呀，菜單上明明寫著一九九下午茶……

阿督：等等你先等等……

小燕：結帳的時候你知不知道收多少錢啊？

阿督：我為什麼要騙你啊？

小燕：服務費要另外算，小菜也要另外算……

阿督：你說我騙你我不是客家人？

小燕：我說你他媽的牙籤要不要另外算啊？

阿督：我是客家人需要騙你嗎？

小燕：我抓著那張帳單跟他說呀……

阿督：我騙你對我有什麼好處啊？

小燕：我說你別欺負我是女人啊，死港仔。

阿督：我現在跟你說客家人你別跟我說死港仔嘛。

小燕：那是飲茶（粵語）的我不說他是死港仔，我說什麼呀？

阿督：你剛才跟我說的不是死港仔。

小燕：我跟你說客家人。

阿督：你現在跟我說死港仔吶。

小燕：我剛才說客家人現在說死港仔行不行啊？

阿督：死港仔跟客家人有什麼關係呀？

小燕：沒有。

阿督：沒關係你跟我說這麼多幹什麼？

小燕：我一時衝動。

阿督：我剛才在做什麼？

小燕：我幫你想一想。

阿督：不行不行，你把我弄得頭暈腦脹的！

小燕：別吵，你讓我想想。

阿督：我做事不可以這樣的，當我做一件事的時候，我就要很專心的做那件事，就好像一棵竹子這樣，它是一棵竹子，你就要讓它安安份份的做一棵竹子，你不可以讓它長著長著長成一條茄子嘛，大家根本就是不同種的，根本不同的東西你把它混在一起……

小燕：你搭鷹架呢。

阿督：啊？

小燕：你剛才在搭鷹架。

阿督：……

小燕：……

阿督：所以是嘛，我搭鷹架嘛。

小燕：要不要我幫你呀？（阿督爬上牆頭繼續搭鷹架，小燕從旁協助）

阿督：嚴格來說呢，我搭的不是一個鷹架，是一座橋。這座橋呢，可以一直延伸到對面，但是在它延伸過去之前呢，一定要打好底座、打好根基。你不要小看根基呀，這個根基好厲害呀，你不要以為它好像沒什麼似的，四兩撥千斤就靠它了呀，如果你底座搭得好，上月球都行，我可沒唬爛你。

小燕：你有沒有上過月球呀？

阿督：太簡單了。

小燕：月球啊。

阿督：只不過是我不上而已。

小燕：能上去就上去啊。

阿督：上去幹嘛？

小燕：上去搭個鷹架也好啊。

阿督：你在月球搭鷹架幹嘛？沒意思的嘛，對不對？

小燕：不是不是，我覺得搭一個鷹架在月球上也挺有意思的啊。

阿督：……

小燕：人家往天空看，看到月球上面有個東西，那他們就會開始想啊，啊，是什麼東西呢？為什麼那裏會有個東西呢？你也看他也看，全台灣的人都看著月球，每個都在想，哈，那麼多人看的東西，一定有市場價值啦，怎麼去開發這個東西呢？開發完之後，怎麼樣幫它產業化呢？產業化了之後，是不是可以作文創產業、可以開創意園區、可以辦藝術季、可以股票上市呢？上市之後，是不是可以不用跟人家說明，這東西其實根本沒人知道它是什

麼呢？

阿督：你看我這邊行不行啊？

小燕：……

阿督：你們好像還沒跟我說。

小燕：……

阿督：爲什麼要去對面啊？

小燕：對面是一間銀行。

阿督：……

（第4場完）

（距上場約一小時。阿督搭鷹架，小燕在旁協助。陳露在看望遠鏡。張天身旁豎著一支釣魚杆，一邊吃麵包一邊說）

張天：他把魚竿給我之後，然後又走回去那個海灘。

.....

那個海灘啊，簡直黑得好像個炒菜鍋。

.....

「噤」一聲，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兒了。

.....

我對著那個黑海跟他說話，我說：「你沒魚竿都能釣到魚？」

.....

他的聲音好像是從非洲那邊傳過來的，他說：「行的啊……行的啊。」

.....

我說：「我的冰箱怎麼樣啊？」

.....

然後他又說：「魚是瞎的……魚是瞎的。」

.....

我說：「我的冰箱啊，你說說我的冰箱行不行啊？」

.....

然後他又說：「這裡好黑呀……這裡真的好黑呀。」

.....

陳露：自己養一隻也挺好的。

張天：沒魚竿都能釣到魚？

陳露：哎，你養貓養狗都得帶去溜溜吧。

張天：那不是比空手入白刃還厲害？

陳露：但是牠不需要啊，牠就黏在牆上就行了。

張天：難道他會氣功？

陳露：真的是可以想想看啊。

張天：真的匪夷所思。

陳露：哎，你怎麼看？

張天：……

陳露：哎。

張天：幹什麼呀？

陳露：我問你怎麼看呀？

張天：看什麼呀？

陳露：哎，你牆上沒東西嘛，那你養一隻蜘蛛放牆上，那面牆不就可以變成一幅壁畫囉？

張天：我們可不可以做完一件再想另一件啊？

陳露：二合一也可以呀。

張天：洗髮精啊？

陳露：我真是很想有一幅壁畫在牆上。

張天：哎，你聽我說——

陳露：去到對面，我只想要一隻蜘蛛。

張天：在我們到對面之前——

陳露：我們會不會弄死牠呀？

張天：我們還是在這兒。

陳露：那過去之後呢？

張天：不如我們先談談之前的事好不好啊？

陳露：……

張天：之前呀，過去之前呀，我還有好多事情要解決呢。這支釣竿，還有家裏的冰箱，為什麼潘先生要把這兩樣東西給我呢？在這個時候，在我最需要集中精神的時候，他把冰箱給我，一個打不開的冰箱，還有一支釣竿，一支不是用來釣魚的魚杆。這都是啥米碗糕啊？為什麼他不能讓我一心一意的去做一件事、去完成一個目標呢？每次都這樣，剛剛解決完一個問題又出現另外一個問題，永遠都在解決問題、解決問題、解決問題！從一出生開始就要解決問題，解決撒尿的問題、解決走路的問題、解決吃飯的問題、解決房租的問題、解決感情的問題、解決職業的問題，永遠都不可能完成一件事！

（陳露拿起釣竿，向著對面拋出釣魚線。釣魚線沒入黑暗中，好像鉤住了甚麼，被繃緊了）

陳露：這不就行了。

張天：曄。

陳露：有什麼複雜的呀？

張天：就這麼簡單？

陳露：一支釣竿的作用，就是將釣魚線拋出去，拋出去之後，它就不再是一支釣竿，它只是一支東西，你需要為一支東西想這麼多嗎？

張天：也對。

陳露：但是那條釣魚線拋出去之後，仍然是一條釣魚線。

張天：你不是想讓我從釣魚線上走過去吧？

陳露：你覺得你行不行？

張天：也不是不行……

（陳露看望遠鏡）

陳露：從角度上來說是成立的。

張天：周潤發呀，臥虎藏龍呀，都可以在一根竹子上面搖呀搖的。

陳露：那條釣魚線剛剛好伸進對面。

張天：照理說我跟發哥的差異應該不大。

陳露：粘住了那個蜘蛛網。

張天：他能做到的，我大致上都可以做到。

陳露：變成互聯網。

張天：我唯一欠缺的就是……

陳露：那隻蜘蛛走過去了。

張天：一個像玉嬌龍那樣的女人。

陳露：走上那條釣魚線。

張天：你說如果對面那個不是隻蜘蛛……

陳露：牠走過來了。

張天：是玉嬌龍！

陳露：Come on...

張天：我一定可以走過去。

陳露：Take it easy...

張天：沒錯！

陳露：Watch out...

張天：這個是意志的問題！

陳露：NTC30...

張天：只要我當牠是，她就是！

陳露：ETC65...

張天：阿嬌，我來啦！

（張天跳上牆頭）

陳露：喂，你幹什麼呀？！

張天：我要過去。

陳露：等等啊。

張天：我不可以再等了，再等我的意志力就會消失了。

陳露：牠走過來了。

張天：她？哪個她？

陳露：那隻蜘蛛呀。

張天：啊？！把它趕回去！

陳露：小點聲兒，你會嚇著牠的。

張天：把牠趕回去呀！

陳露：我就是想讓牠過來。

張天：牠過來我就過不去了啊！

陳露：牠過來關你什麼事啊？

張天：你別問那麼多了！你趕吶！

陳露：我要讓牠過來做壁畫呢。

張天：我快受不了了！

陳露：受不了你就下來呀。

張天：我一下來就前功盡棄了！

陳露：我真的很想房間裏有一幅壁畫呀。

（張天終於不支，慘叫一聲，從牆頭跌下）

（陳露看望遠鏡）

陳露：它又走回去了。

張天：完啦完啦……

陳露：你真的把牠嚇跑了。

張天：十年功力一朝喪……

陳露：……

張天：幸虧我的功力儲備是二十年……

（陳露收拾望遠鏡）

張天：喂，你幹什麼呀？

（陳露不理他）

張天：放下放下。

（陳露不理他，張天上前阻止）

張天：我給你畫。

陳露：……

張天：壁畫而已，我畫給你。

陳露：……

張天：整個敦煌我都可以畫給你。

陳露：你會嗎？

張天：我小學美術課還得過獎呢。

陳露：上次叫你畫個蛋糕你畫出來一個鳳梨。

張天：那是鳳梨蛋糕。

陳露：我要的是草莓蛋糕啊。

張天：鳳梨跟草莓差不多嘛。

陳露：顏色就不同。

張天：外形像嘛。

陳露：你知不知道差多遠啊？

張天：南極跟北極不也是只差一個字。

陳露：你買草莓我給你鳳梨你要嗎？

張天：做女人不要這麼執著。

陳露：那不如你做女人好了。

張天：我打算下輩子試試。

陳露：你就這輩子，你還有下輩子嗎？

張天：……

陳露：……

張天：其實……

陳露：……

張天：差別不是真的很大吧？

陳露：……

張天：那好吧。

陳露：……

張天：把東西收拾好。

陳露：……

張天：今天到此為止。

陳露：……

張天：我下去買草莓蛋糕。

陳露：我要的是蜘蛛。

張天：我明天去找潘先生給你捉一隻。

陳露：我要對面那隻。

張天：對面那隻跟你有什麼關係

陳露：是我發現它的。

張天：What's the difference？

陳露：That's the difference！

張天：……

陳露：……

張天：那要給牠取名字嗎？

陳露：牠叫敦煌。

張天：曄。

陳露：牠噴出來的絲呀，真像一條絲路啊。

張天：那也就是說，是你發現敦煌的。

陳露：當然啦。

張天：在一個天臺。

陳露：在這個天臺。

張天：對面就是敦煌。

陳露：敦煌就在對面。

張天：啊！好一個曠世奇蹟啊！

陳露：從這裏望過去……

張天：四周都是石窟。

陳露：一層一層。

張天：金碧輝煌。

陳露：一格一格。

張天：佛光普照。

陳露：一條一條。

（駱駝的腳步/鈴聲）

張天：咦。

陳露：……

張天：什麼聲音？

陳露：是駱駝。

張天：啊？！

陳露：一隻駱駝由大戈壁走過來。

張天：大戈壁？！

陳露：一步一步。

張天：難道……

陳露：一高一低。

張天：難道是……

陳露：駱駝上面有個男人。

張天：難道是他？

陳露：是潘先生。

張天：Oh, my God！

陳露：他穿著藍白拖鞋。

張天：簡直是一個 phantom（台語發音）！

陳露：正從一個沙丘走下來。

張天：他來幹什麼啊？

陳露：手上捧著個鉢。

張天：要飯的？！

陳露：不是鉢啊，是一個好大的指南針啊。

張天：他走路一向是不管方向的啊。

陳露：他在看四周。

張天：他想找什麼呢？

陳露：愈走愈近。

張天：敦煌！

陳露：什麼？

張天：他想找敦煌啊！

陳露：關他什麼事？

張天：他做事一向都沒有邏輯的。

陳露：阻止他！

張天：好難吶。

陳露：想個辦法。

張天：搞亂他的方向！

陳露：怎麼搞？

張天：聲東擊西。

陳露：誰東誰西？

張天：我東你西。

陳露：好！

（張天發出泰山的叫聲，陳露敲竹）

（駱駝長鳴）

（張天的叫聲和陳露的敲竹聲嘎然而止）

（駱駝的腳步聲和鈴聲漸漸遠去）

阿督：喂，兩位……

陳／張：……

阿督：兩位有什麼問題呀？

小燕：沒事做就看一下月亮吧。

陳／張：……

（第7場完）

（距上場約數分鐘後）

阿督：我不管你是飛天還是遁地，我不管。

.....

我就管一件事，就是這個底座。

.....

喂，聽著啊，這個是底座，不是八卦陣。

.....

一個底座是實實在在的一個東西，你可以爬上去，爬上去之後你走路也行、站也行、睡覺也行、趴著也行、拉屎吃飯幹什麼都行。

.....

今晚是第八晚。

.....

也就是說，我用了八個晚上的時間來搭這個底座。

.....

八晚！

.....

我從沒試過用這麼多時間去做一件事。

.....

我每份工作都做不長不是因為我被人炒，而是因為我覺得浪費時間。

.....

漆牆壁，擦玻璃窗，水泥工，什麼呀？全是狗屎。

.....

最了不起也只不過是搭個戲臺給人家唱唱戲，但是那些唱戲的每個都把你的臺子當是垃圾，台前唱戲，台後拉屎，撒腿蹣腳到處亂踩，被人踩得多會生病的你懂不懂啊？

.....

但這個底座不一樣。

.....

它已經不再是一個普通的底座，它的作用已經不再是讓人走，讓人站，讓人睡覺，讓人趴著，讓人拉屎吃飯。

.....

它的作用就是……

.....

就是要去對面！

（小燕鼓掌）

小燕：好！……好！……說得好！

張天：有多好啊？

小燕：以他的水準這就算是好的了是吧。

張天：我不覺得他有多好啊。

小燕：哎，我們客觀點來看這件事。

張天：這不是客不客的問題，這個是 point 不 point 的問題。他根本就沒 point。

小燕：那你又有什麼 point 呀？

張天：我從來都沒有質疑過他這個陣——

阿督：底座！

張天：他這坨東西能擺出來就一定有它的作用，夠客觀了吧？

阿督：你這個坨字有岐視成份。

張天：你一定要質疑我嗎？

小燕：（對阿督）別再刺激他。

張天：她（指陳露）剛才之所以飛不起來，就是因為她沒有站到這坨東西上，
喂，我這麼說，已經肯定了你這坨東西的貢獻，同時也肯定了我的信念。
我的信念就是用意志來超越現實。

阿督：幹你娘老芝麻（台語；他是哪裡人就應該罵哪裡的話，很髒的那種）。

張天：你說什麼？

小燕：沒聽到也沒關係的。

阿督：你以為你是超人啊？

張天：我說的不是超人，是超越！

阿督：如果你超得到，老子屁眼都能吃飯！

張天：（對小燕）你準備把抬他下去。

小燕：有那麼嚴重嗎？

阿督：他根本就沒有料。

張天：（對陳露）把鐵錘給我。

小燕：大家都是為了做好這件事嘛。

陳露：我們的裝備裏好像沒有鐵錘啊。

張天：螺絲起子。

小燕：有那麼嚴重嗎？

陳露：也沒有。

張天：那有什麼呀？

陳露：牙籤，要不要？

張天：也行。

（張天接過陳露的牙籤）

（阿督撿起一支竹）

張天：幫我call潘先生。

（陳露打手機）

小燕：你們這是要幹什麼呀？

眾人：……

小燕：哎，如果你對這件事——

（阿督搭鷹架）

張天：牙籤都能嚇死你。

小燕：他現在已經很害怕了，你先休息一下。

（陳露交手機給張天）

張天：喂，潘先生……沒事沒事……沒問題……這樣都能出問題我還能出來混嗎……不是……我不是想跟你說那個冰箱……喂，你聽我說……喂，我的方向是清楚的，問題是你……是你沒方向嘛……你上次給我一支釣竿弄得我夠無聊啦……喂，我……什麼？……錦囊？……錦什麼囊啊？……現在？……你沒事吧你？……我現在做事吶……放風箏？你放風箏關我什麼事呀？……OK，OK……我下去跟你解決它……你站那兒別動，等我下來……你去哪兒放風箏這麼囂張啊，用不用這麼 high 呀你？（張天下）

小燕：（對陳露）你還有牙籤嗎？

陳露：……

小燕：我想剔剔牙而已。

（陳露給小燕牙籤）

小燕：昨天晚上的魚翅真是夠粗的了，都不知道為什麼。

（陳露架設望遠鏡）

小燕：那個潘先生。

陳露：……

小燕：喂，到底那個潘先生是什麼人啊？

陳露：一個做回收的。

小燕：就是撿垃圾？

陳露：差不多啦。

小燕：那跟我們這件事有什麼關係啊？

陳露：沒有。

小燕：沒有？

陳露：沒有。

小燕：喂，我搞不懂。

陳露：我也是。

小燕：那他整天打手機來幹什麼呀？

陳露：剛才是我打給他的。

小燕：他好像知道好多事情的。

陳露：其實他什麼都不知道。

小燕：他知道你們在這兒哎。

陳露：他不講邏輯的。

小燕：就這麼簡單？

陳露：表面上好像很複雜。

小燕：他很閒的嗎？

陳露：我們不找他他就很閒。

小燕：那你們為什麼要找他呀？

陳露：我們也很少找他。

小燕：他知道怎麼找你們哎。

陳露：他是一個很戲劇化的人。

小燕：你說他是個做回收的？

陳露：一個戲劇化的做回收的。

小燕：他是來收你們的？

（陳露看望遠鏡）

陳露：咦！

小燕：你們把這件事賣給他了？

陳露：敦煌呢？

小燕：一個收買，一個出賣？

陳露：敦煌不見了。

小燕：你們是幫他做事的？

陳露：沒道理啊。

小燕：那整件事的動機可就不同了啊？

陳露：去哪裡了呢？

（陳露用望遠鏡追蹤敦煌）

小燕：……（對阿督）你！

阿督：……

小燕：你下來！

阿督：馬上就好。

小燕：我叫你下來呀！

阿督：好，行了。

小燕：拆！

阿督：啊？

小燕：拆了這個底座！

阿督：你說什麼啊？

（小燕隨手拿起一件雜物丟向鷹架架）

阿督：喂，你又幹什麼呀？

小燕：我最恨人家騙我！

阿督：又是我騙你？

（小燕繼續用雜物丟向鷹架架）

阿督：喂，我沒騙你啊，這個底座真是行啊現在。

（小燕繼續用雜物擲向鷹架架）

（阿督從鷹架架下來，制止小燕）

阿督：你不信我？

小燕：別問我。

阿督：上去。

小燕：不上。

阿督：你上去試過不行的話我馬上把它拆了以後不再搭鷹架。

小燕：喂，你別這樣再跟我說話。

阿督：我說得出做得到。

小燕：你這樣跟我說話很危險吶。

阿督：做不到我人頭給你。

小燕：你再這樣說話我真是要嫁給你了。

阿督：中間好像少了點發展吧。

小燕：我也覺得是。

阿督：為什麼會這樣呢？

小燕：是潘先生把我弄成這樣的。

阿督：潘先生？

小燕：我懷疑他正在操縱我們。

阿督：你再想清楚一點，他是不是真想讓你這樣？

小燕：這樣什麼呀？

阿督：嫁給我呀。

小燕：想一想又好像沒道理。

阿督：那也比較正常。

小燕：沒道理嫁給你這麼好康的事吧。

阿督：這麼好康的事也不會便宜你啦。

小燕：我為什麼會有這種念頭呢？

阿督：那我也是能理解的。

小燕：別別，你等等。

阿督：你看底座別看我。

小燕：整件事的藍圖會是什麼樣啊？

阿督：這個底座已經包含了一切。

小燕：我圖不出來。

阿督：應有盡有。

小燕：我找不到主線呐。

阿督：你爬上去試試。

小燕：怎麼爬呀？

阿督：像一隻蜘蛛那樣爬。

小燕：……

阿督：Trust me.

小燕：……

阿督：爬上去，試一試，看看它行不行。

小燕：……

阿督：忘記你自己，你把你自已當成是一隻蜘蛛，這個底座就是為你而結的一張蜘蛛網。

（傳來陣陣教堂鐘聲）

（小燕走向底座，她的形體漸漸蛻變成一隻蜘蛛）

（小燕開始爬上底座）

（陳露的「偵察」焦點落在小燕身上）

陳露：嘩！

阿督：高一點。

陳露：不得了啊！

阿督：怎麼了？

陳露：原來敦煌就在這裏！

阿督：看見那個圖了嗎？

小燕：好像有一點。

阿督：我早就說行嘛。

小燕：但不是很清楚。

阿督：集中一點。

小燕：還是看不見主線。

阿督：主線？

陳露：不如我上去找吧。

阿督：快一點。

（陳露走近底座，她的形體亦不自覺地變成蜘蛛）

阿督：上！

（陳露爬上鷹架架）

（陳露和小燕漸漸掌握了爬行的技巧，在架上游走）

阿督：借力使力！天下無敵！看見沒有呀？

小燕：還是看不見。

阿督：左手右腳！右手左腳！行不行？

小燕：不是很行。

阿督：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找到了嗎？

小燕：還是找不到。

阿督：一格一格！還珠格格！！

（直升機聲自遠而近）

（所有人停止活動）

（直升機「飛」至天臺上空，天臺被照得如同白晝）

（直升機垂下一條繩纜至陳露和小燕面前）

（直升機聲忽然停止，天臺復歸靜寂，並且回復黑夜）

（繩纜卻不動，仿似從天而降）

（張天入，揹著一個冰箱）

張天：他腦子秀逗啊他！

.....

他居然不知道這裏是沒有電梯的操你個舅舅！

.....

四十二層！他讓我扛著個冰箱上四十二層！

（張天拉冰箱的門，拉不開）

張天：Oh, shit!

.....

再試一次。

（張天再拉冰箱的門，仍拉不開）

張天：他用一個打不開的冰箱跟我換了另一個打不開的冰箱。

.....

如果他現在站在我面前我一定殺了他。

（張天再拉冰箱的門，仍拉不開）

張天：Oh, shit!

.....

不行。

.....

我用我的意志力。

（張天再拉冰箱門，仍然拉不開，與冰箱糾纏在一起）

小 燕：看見啦！

（張天此時才注意到阿督等人，以及那條從天而降的繩纜）

張天：啊！

陳露：終於看見了啊。

張天：什麼東西？

小燕：這條就是主線！

張天：怎麼會有這個東西垂下來的？

阿督：我也在想。

張天：你們全站在那兒幹什麼呀？

小燕：但是還是看不見那個圖啊。

張天：（對阿督）你搞什麼東西呀？

阿督：我沒有搞什麼東西啊。

陳露：（對小燕） 我們現在怎麼辦？

張天：下來呀。

小燕：別動。

張天：我們是要去對面，不是這裡。

小燕：這個東西兒來的這麼突然，隨時也都可能會消失。

陳露：別放過這個機會。

小燕：等我放隻螞蟻上去觀察一下。

（小燕取出她的「蟻盒」，把蟻放上繩纜）

小燕：出來……爬上去……看看上面什麼情況。

阿督：是不是很不尋常？

張天：你改我的東西？

阿督：我改你的東西？

張天：我的方向是那邊嘛！（指銀行）

阿督：我知道啊。

張天：為什麼現在去了那邊啊。（指天上）

阿督：喂，我也解釋不了啊。

張天：誰派你來的？

阿督：啊？

（張天忽然出手打阿督，阿督在沒有防備之下被他按住）

張天：招！是誰派你來的？！

阿督：放手啊！你神經病啊！

張天：是不是對面那間銀行派你來的？！

阿督：喂，你夠了吧……

張天：從一開始我就覺得你有問題。

阿督：斷啦斷啦！

張天：我在這兒搞建設你來給我搞破壞？

阿督：沒有啊，我不是啊……

張天：叫她們下來。

小燕：正在下來呢……

張天：……

陳露：那隻螞蟻上去了又下來了。

（張天一不留神，被阿督反手按著）

阿督：你動我？！我最恨人家動我啦！

張天：輕點輕點……

（阿督逼張天上牆頭）

阿督：如果我是對面派來的，你早就完蛋了！

張天：哎，我剛才故意失手讓你的……

阿督：好，那我現在也故意失手讓你。

張天：別呀，別摔我！

小燕：（研究螞蟥）沒事哎。

阿督：……

（阿督一分神，張天趁機跳回天臺地上）

陳露：上去再下來都沒事哎。

小燕：不如我們都上去看看吧。

陳露：好。

張天：不好！

小燕：你怕什麼呀？

張天：我們的方向是對面，不是上面吶。

陳露：試試無妨吧。

張天：不准試！

小燕：你能不能給我個理由啊？

張天：我們之前做了這麼多為了什麼呀？

小燕：為了一件事。

張天：這件事就是要去對面。

小燕：現在對面去不了了嘛。

阿督：誰說去不了了？

張天：我認識你這麼久，最欣賞的就是你這一句。

小燕：你弄來弄去都在弄一個底座。

張天：喂，你這麼說對他是很不公平的。

阿督：我認識你這麼久，最欣賞就是你這一句。

陳露：我真是很想上去看一看吶。

張天：如果你上去了，你就別再下來。

小燕：多試一個方向不會死吧。

張天：這不是試或不試的問題，現在你們是想推翻自己，推翻之前一切做過的事情，這個是 integrity 的問題！

阿督：那是什麼意思呀？

張天：就是沒原則！

阿督：那真是不太好啊。

陳露：沒這麼嚴重吧？

張天：整個方向都不同了，還說不嚴重？！

阿督：那還真是很嚴重。

小燕：搞了這麼長時間我都没看見那個圖，現在難得有條主線在這裏了，我當然要試一試啦。

陳露：我同意她的說法。

張天：我們的方向是那邊，那個圖也都在那邊，瞎子都看見啦！

阿督：你愈說愈有說服力。

小燕：你說的是方向，有方向不等於有圖。

陳露：但是有圖就可能等於有壁畫。

張天：（指陳露）喂，你夠了吧，你別再吃裡扒外。

阿督：（指小燕）你也是呀，做人要有始有終才行嘛。

小燕：你們說什麼呀？無論去對面還是去上面，對我來說都一樣，我只想做事！

張天：我也只是想做一件事，但去對面或者去上面絕對不一樣！

小燕：問題是上面有主線，對面沒有嘛！

張天：一個人出來做事講的是主見，不是主線！

阿督：喂，你們下來，你們下來我馬上搭條橋給你。

小燕：上去之後我一定會再下來。

張天：那跟變節有什麼差別？

阿督：差別不大。

小燕：你們又扯到哪里去了？

張天：我不跟你扯，我跟你旁邊那個扯。

陳露：我不會扯。

張天：你不用扯，我給你個選擇題，下還是不下，A 還是 B？

陳露：有沒有C呀？

阿督：喂，不行啊，這麼吵下去，天亮都吵不出個結論來。

張天：我不吵了。你們去吧，你們去哪兒都不關我的事。從現在開始，你們是你們，我是我。不要再跟我說話。我很忙。 我要開冰箱。

（張天繼續開冰箱）

小燕：哎，我上去啦。

阿督：……

（小燕伸手抓著繩索）

阿督：這樣也好，大家分開一下嘛。（對張天）嘩，你的樣子好難過啊。（對小燕／陳露）那你們上去吧，小心點啊，我會照顧他的啦。（對張天）別哭了這麼大個人。（對小燕／陳露）有空要寫信回來呦，天涼啦，夜裏記得蓋被呀。（對張天）你想去對面是吧，我陪你吧，現在就差一條橋了，我今晚馬上給你搭一個。（對小燕／陳露）上去吧，別浪費時間啦，改天一定還有機會見面的，十年八年很快就過去啦。（對張天）都說叫你別哭了，你哭什麼呀，要那麼感情豐富嗎？一件事而已嘛，大家都是為了一件事嘛，當然是這樣啦，這個世界哪有那麼完美的呀？沒有啊，有的話我們也不會在這裏啦，我們在這裏為什麼呀？不是開冰箱啊，你別再弄那個冰箱啦，（對小燕／陳露）你們還站在這裏？站在這裏沒用的。（對張天）把冰箱放下吧，你放不放啊？（對小燕／陳露）走啊，不用理我啊，我有手有腳，我不用靠人家，吃的暖，穿的飽，我的要求很低呀，我只是想做一個底座，其他我什麼都不想，因為我什麼都不會，我只會做一個底座，我根本不會搭橋，我不可能搭出一條橋來啊！

（阿督愈說愈激動，以至最後縮在一旁哭泣）

（直升機的聲音忽然又起，天臺又被照得如同白晝）

（小燕放開繩纜，繩纜徐徐上升，隨著直升機的聲音遠去而消失）

（天臺又回復黑夜）

（小燕和陳露從鷹架架下來）

（張天終於打開冰箱，箱內有一個錦囊）

（張天讀錦囊）

張天：當你能夠打開這個冰箱的時候，你以後都不需要打開它了。

……

當我拋出釣魚線之後，我也不需要釣竿，甚至釣魚線都是無關重要，我需要的，是看著大海。

.....

放風箏一定要有線。然而，當風箏飛上天之後，我想你看的，不是線，是風箏。

（駱駝的腳步／鈴聲起）

（一隻巨大的蜘蛛風箏徐徐升起，幾乎掩蓋了整個劇場的天幕）

（第14場完）

（全劇完）

